

## “孔末亂孔”故事探析

孟 坡

大約自元文宗天曆年間始，孔氏家族流傳起孔末弑孔光嗣、孔仁玉中興孔氏的故事。元明清史籍和孔氏家乘中亦多有記載，而且越晚的材料故事情節越豐富。因為元代以前的正史中完全没有有關“孔末亂孔”的信息，《東家雜記》《孔氏祖庭廣記》等孔氏志書中也没有記載，所以學界對這件事的真偽也是衆說紛紜，一直没有定論。

清代著名學者俞樾在其著作《春在堂隨筆》中，就孔末是真孔還是偽孔、仁玉以外祖之名為字所不為母諱而生發疑問。<sup>①</sup>“文革”時期，曲阜發現孔仁玉墓志，墓志所記與故事所述抵牾較多，再度引起學者與孔氏宗族內部對此故事的疑慮。孔祥林先生“不敢懷疑其真實性”，但“又不敢輕信”，認為“很可能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訛誤”。<sup>②</sup>2015年，趙文坦先生在《孔子研究》上發表《文宣公孔仁玉中興本事考》一文，從孔仁玉本事角度考證提出“孔末亂孔”的故事非歷史真實，指出孔思晦們編撰此故事的目的是“以別親疏，以辯真偽”，使孔仁玉後裔以外的孔族人不得逃避庸調，從而保障封建政府的賦稅收入和徭役驅使。<sup>③</sup>

“孔末亂孔”的故事在孔氏家族中具有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元明清史籍和孔氏家乘中又多有記載，“此事關係太大”<sup>④</sup>。職此之故，本文從故事的核心內容、發生原因和產生效果出發，圍繞“孔末亂孔”的故事繼續做一些考辯工作，權作趙先生的續貂之議。

① 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一〇，載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第18-20頁

② 孔祥林：《衍聖公與衍聖公府》，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第72頁。

③ 趙文坦：《文宣公孔仁玉中興本事考》，《孔子研究》2015年第3期。

④ 孔祥林：《衍聖公與衍聖公府》，第328頁。

## 一、“襲爵”是“孔末亂孔”故事的核心內容

“孔末亂孔”最早的記載見於元天曆二年(1329年)八月孔思晦所作《孔氏宗支圖記》: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以闕里往經寇亂，墳塋荒蕪弗剪，魯郡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諸役，以給灑掃，種松柏。厥後孔景等遺胤浸致強橫。有孔末者，承五季之擾，殺聖人子孫幾盡，惟泗水縣令光嗣之子仁玉，生才九月，隱於外家得免，寔四十三世孫也。末遂冒為襲封曲阜縣令，葬其父祖於孔林之東。時魯人以末之詐訟於上，蒙後周太祖罷末，以仁玉任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

《孔氏宗支圖記》見元天曆二年所立孔氏家譜碑碑陰，此碑現存於山東曲阜孔廟崇聖祠院內，文字基本可辨。“孔末亂孔”的故事，元尤其明人文集或史志中記載甚多，清多沿襲明人成說。影響較大的有危素的《孔思晦神道碑》、文時中的《故虞城縣儒學教諭孔(思政)先生墓志銘》、張敏的《孔氏報本酬恩之記》碑、程敏政的《聖裔考》、陸鉞的《山東通志》、陳鏞的《闕里志》、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孔繼汾的《闕里文獻考》等等。其中《闕里文獻考》綜合元、明人對“孔末亂孔”的記載，有所增添，故事情節最為詳細：

四十二代光嗣，昭宗天祐二年以齋郎授泗水主簿，遭世叛亂，遂失封爵。初，宋元嘉間蠲魯郡民孔景等五戶供孔子廟灑掃役，其裔孫孔末見孔氏子孫單承，門祚衰弱，又多流寓他所者，乘時不綱，謀冒聖裔，竊世爵，遂計害公。卒年四十二，梁末帝乾化三年也。子一，仁玉。<sup>①</sup>

①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六《世系考第一之六》，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通過對元明清典籍、碑刻中記載的“孔末亂孔”故事情節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竊世爵，弑光嗣，冒聖裔，為曲阜令”是故事內容的關鍵。其中，“竊世爵，冒聖裔”是“孔末亂孔”的核心，也是故事的起因，“弑光嗣”是手段和過程，“為曲阜令”是結果。

首先，“竊世爵”之說，指故事因孔末覬覦文宣公爵位而發生。換句話說，就是孔末之所以要殺孔光嗣，是因為光嗣當時有爵位在身，或者將來要承襲爵位，孔末出於“襲爵”的目的而殺光嗣。那麼，當時孔光嗣是否爵位在身或有承襲爵位的可能呢？從正史記載看，五代時承襲文宣公的另有其人，而非光嗣。

《舊五代史》中記載：

（天成二年八月）丁酉，以吏部郎中、襲文宣公孔邈為左諫議大夫。<sup>①</sup>

（天成四年夏四月）丙辰，諫議大夫致仕、襲文宣公孔邈卒。<sup>②</sup>

孔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餘，神氣溫厚。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萬年尉，充集賢校理，為諫議大夫，以年老致仕。（案：《孔邈傳》，原本殘闕。考《冊府元龜》云：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校書郎。崔遠在中書，奏為萬年尉，充集賢校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sup>③</sup>

雖然《孔邈傳》中沒有記載孔邈襲封文宣公的事，《東家雜記》《孔氏祖庭廣記》《孔子世家譜》《闕里文獻考》等也都沒有提及，但《明宗紀》中兩次提及，其任文宣公當是無疑的。趙文坦先生考證說，孔光嗣生於唐僖宗光啓二年（886年），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即世（時年孔仁玉九歲，與《孔仁玉墓志銘》記述相符）。<sup>④</sup>天成四年（929年）孔邈卒，說明孔光嗣去世時，孔邈還在世，孔光嗣亦不存在承襲文宣公爵位的可能性。

孔光嗣失爵說，最早見於程敏政的《聖裔考》：“（璉之）傳七世生光[嗣]遭五季之亂，失爵，為泗水令。”<sup>⑤</sup>《闕里文獻考》中記述較為直接：“（光嗣）遭

①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三八《唐書·明宗紀四》，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526頁。

②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四〇《唐書·明宗紀六》，第550頁。

③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六八《唐書·孔邈傳》，第905頁。

④ 趙文坦：《文宣公孔仁玉中興本事考》，《孔子研究》2015年第3期。

⑤ 程敏政：《篁墩文集·拾遺·聖裔考》，《四庫全書》本。

世叛亂，遂失封爵。”<sup>①</sup>《孔氏宗支圖記》《孔氏報本酬恩之記》等碑刻和其他史料中并未見有孔光嗣失爵之說。

《宋史》記載：

自璲之至策，五世并襲封文宣公。策生振，（唐）懿宗咸通四年，舉進士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自策至昭儉，三世歲給封絹，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唐昭宗）哀帝天祐中，為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以為曲阜主簿，三年，遷龔丘令，襲文宣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年，平慕容彥超，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品服，復以為本縣令。<sup>②</sup>

由此可知，光嗣、父昭儉、祖父振，三世皆未襲封文宣公。距唐末五代時較近的孔氏家乘《東家雜記》中記載：“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泗水令。”《孔氏祖庭廣記》中記載：“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昭宗天祐中授泗水令，陵廟主，年四十二。葬祖墓西北。生仁玉。”其都沒有孔光嗣襲文宣公爵位的記述。

綜上，故事發生時孔光嗣任泗水令（一說，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孔邈時任文宣公。孔光嗣去世時孔邈仍在世。所以孔末“竊世爵”而殺孔光嗣的說法是不確切的，“孔末亂孔”故事的起因實難成立。

其次，“冒聖裔”之說，指孔末冒為聖人之裔以自利，是為“以偽繼真”。《孔氏宗支圖記》《故虞城縣儒學教諭孔（思政）先生墓志銘》《聖裔考》《闕里志》《闕里文獻考》等稱孔末為“外孔氏”，或“灑掃戶”，或“灑掃戶孔景裔孫”。孔末“偽孔”之說，首見於張敏《孔氏報本酬恩之記》碑：

吾先世祖宗昭穆族屬甚衆，傳至四十二代有祖諱光嗣者，其室張氏，世為曲阜張陽里人。時值五代，四方弗靖，有偽孔氏孔末者，因世亂心生奸計，意欲以偽繼真，將吾孔氏子孫戕滅幾盡。時光嗣祖任泗水令，生四十三

①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六《世系考第一之六》。

② 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一《孔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12814頁。

代祖仁玉，在纒祿中。難興之日，光嗣被害，祖母張氏抱子仁玉逃依母氏，得免其難。孔氏之不絕者如一髮千鈞，紅爐片雪，幾何而不為僞孔有也。<sup>①</sup>

張敏，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孔氏報本酬恩之記》碑立於明宣德五年（1430年），現存於山東曲阜孔廟崇聖祠院內。茲文是張敏應孔子五十九代孫衍聖公孔彥縉、曲阜尹孔克中和孔庭族長孔思楷等族人的要求而撰寫的。

清代學者俞樾在《春在堂隨筆》中，曾對孔末“僞孔”之說提出疑問：“惟所云僞孔氏末者，不知何人。宋元嘉中蠲孔景等五戶，亦必以為孔子之後也。孔末既其裔孫，則亦聖裔，何云僞乎？謂之以支庶奪嫡則可，謂之以僞亂真，恐未然也。”<sup>②</sup>

《宋書》中記載：

（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詔曰：“……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壟，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灑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灑掃，并種松柏六百株。<sup>③</sup>

由此可知，孔景在欽撥前就姓孔，是孔氏後裔，魯郡上民，俞樾言之有據。因此，孔末實為聖裔之後，因係出孔林灑掃戶孔景，稱之為“灑掃戶孔景裔孫”，或“灑掃戶”，或“外院”“外孔”均可，稱之為“僞孔”難免附會。所以“冒聖裔”“以僞亂真”之說是不確切的。

再次，“為曲阜令”之說，指孔末殺孔光嗣後“遂冒為襲封曲阜縣令”。史料記載表明，唐、五代時“曲阜令”非文宣公兼任，也非孔氏子孫世襲。從前述《宋史》可以看出，五代時期孔光嗣及以上諸代只有孔昭儉曾任曲阜令，且未承襲文宣公。其實，由文宣公（後改衍聖公）兼任曲阜令，始於後晉高祖時期襲封文宣公的孔仁玉，并延續至元朝時期。《舊五代史》中記載：

（長興三年五月）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為兗州

①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三四《藝文考第十二之三》。

② 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一〇，第18-20頁。

③ 沈約：《宋書》卷五《文帝》，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89-90頁。

龔丘令，龔文宣公。<sup>①</sup>

（廣順二年）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縣。……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龔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顏涉，是顏淵之後。”即召見。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顏涉授主簿，便令視事。仍敕兗州修葺孔子祠宇，墓側禁樵采。<sup>②</sup>

《冊府元龜》中亦記載孔仁玉龔文宣公、授曲阜令事，較《舊五代史》詳細：

（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陵廟主仁玉為曲阜縣主簿。

長興三年五月甲申，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為兗州龔丘縣令，龔封文宣公。

晉高祖天福五年四月辛酉，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龔文宣公孔仁玉為兗州曲阜令。<sup>③</sup>

後晉、後周皆以孔仁玉為曲阜令，兩朝間的後漢大約也是以孔仁玉為縣令的。孔仁玉卒後，其子、孫任曲阜令的記載，見於《宋史·孔道輔傳》《宋史·孔宜傳》《闕里文獻考·世系考》等書中，茲按時代先後順序列出：

（1）《孔宜傳》中記載：仁玉長子孔宜，乾德四年詔為曲阜主簿，太平興國三年加封文宣公。

（2）《孔宜傳》中記載：“（宜）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學究出身，為曲阜主簿，歷閩、長葛二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詔赴闕，以為曲阜令，龔封文宣公。”

（3）《孔道輔傳》中記載：“（大中祥符元年）會真宗東封，躬詣孔子祠。帝問宰相：‘孔氏今孰為名者？’或言勛（仁玉四子）有治行，即召對，以為太常博士、知曲阜縣。”《孔宜傳》中記載：“（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時勛為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聲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

（4）《孔道輔傳》中記載：“勛子道輔，大中祥符九年，遷大理寺丞，知仙源

①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四三《唐書·明宗紀九》，第591頁。

②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周書·太祖本紀三》，第1482頁。

③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〇《帝王部·崇儒術第二》，《四庫全書》本，第21-22頁。

縣(大中祥符五年,曲阜改爲仙源縣),主孔子祠事。”

(5)《孔宜傳》中記載:“(四十五代)延世子聖祐……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三十。”

(6)《闕里文獻考》中記載:“(四十六代聖佑)無嗣,以從弟宗願(孔宜次子孔延澤子)襲爵。(宗願)寶元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7)《闕里文獻考》中記載:“(宗願子)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神宗熙寧元年二月,襲封衍聖公,爲仙源縣主簿。”

自孔仁玉始,宋金時期實行“祭祀政治合一”制度,曲阜縣令(或縣主簿)多以文宣公兼攝(文宣公轉他官,則有孔氏其他子孫繼任或保舉族人賢德者送部選授等情況)。《夜航船》中載:“後周始詔孔子後爲曲阜令。”<sup>①</sup>所指應是從孔仁玉開始,文宣公兼曲阜令。《清史稿》中亦載:“當唐末五季,以文宣公兼曲阜令。”<sup>②</sup>元朝時期,曲阜縣尹(也稱縣令)不再由衍聖公兼任,幾乎全部由元初功臣孔元用的後人襲替。即使孔思晦承襲爵位後,也沒有兼任曲阜縣尹。

由此可知,五代時期只有孔光嗣父孔昭儉曾任曲阜令,孔光嗣時任泗水令,當時沒有“襲封曲阜令”之定制,所以“孔末亂孔”的直接結果“爲曲阜令”是站不住腳的。至於孔末是否如《孔氏宗支圖記》中所記“遂冒爲襲封曲阜令”,其他史料均不見孔末任曲阜令的相關記載,當是附會之。

綜上所述,“孔末亂孔”故事中“竊世爵”“冒聖裔”“爲曲阜令”等幾個核心內容,均與五代、宋典籍不符,孔末不存在冒險弑孔光嗣而亂孔的主觀和客觀上的可能性,“孔末亂孔”的故事當屬子虛烏有或移花接木,非歷史真實。

## 二、“固爵”是“孔末亂孔”故事產生的直接原因

元朝時期,衍聖公孔湏“喜校獵,日事鷹犬,不修祖祀”,曲阜管民長官孔治率孔氏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并言“湏非孔氏子”,以“宗系失傳”爲

① 張岱:《夜航船》卷九《禮樂部·禮制祭祀三·祭孔廟》,觀術齋抄本,第20頁。

②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八三《孔蔭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13310頁。

由報朝而罷其爵。<sup>①</sup>孔湏母任氏曾爲此上書辯雪，力辨孔湏“乃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之耳孫，五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之固之塚嗣”，“雖云庶出，實係長房”。<sup>②</sup>爲此其與族人爭訟至東平路總管府，雖有東平萬戶嚴忠濟偏袒孔湏，打擊孔氏族人，但孔湏仍未能復爵。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東平路宣撫使姚樞奏曰：“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此處記爲孔元措子，誤，應指孔湏）與族人爭求襲爵，訟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且陛下閱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壞。”<sup>③</sup>對於姚樞的奏請，元世祖“皆從之”。可見元世祖對當時孔氏後裔的態度。因此，終忽必烈一朝未封授衍聖公，使世爵中絕四十三年，其原因遠非孔繼汾所說的“自湏之失爵，元人在兵戈擾攘間未暇講求所當立者”<sup>④</sup>這麼簡單，其中族人爭爵不止和子嗣德才欠佳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時任奉直大夫知密州的孔治，因係開國功臣之後和“權奉祀事三十餘年”“有德有文”而襲封衍聖公，使曲阜世爵得以延續。蔡文淵所作的《元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記》載：“元貞改元，公（孔治）見成宗皇帝於上都，時大臣奏：‘至聖文宣王孔夫子之嫡孫，其祖元用以軍功沒於王事，實開國立功之臣。治權奉祀事三十餘年，有德有文，可襲封爵。’上可其奏，仍賜坐，慰勞甚厚，特授中議大夫、衍聖公。”<sup>⑤</sup>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孔治卒。衍聖公爵位再度中絕，襲爵再次成爲孔氏家族內部甚至朝中儒臣鬥爭的焦點。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經仁宗帝欽定，孔思晦襲爵。危素所作的《孔思晦神道碑》載：“（延祐）三年，族人合議，以公嫡長且賢，宜襲封爵，主祀事。上政府，未決。平章政事李韓公偕禮部力主之。會仁宗皇帝問：‘孔子之裔

①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八《世系考第一之八》。

② 陳鏞：《闕里志》（嘉靖本）卷一二《奏表·辯正孔湏表》，第52頁。

③ 宋濂等：《元史》卷一五八《姚樞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3713-3714頁。

④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八《世系考第一之八》。

⑤ 蔡文淵：《元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記》，載《闕里志》（萬曆本）卷二四《神道碑》，第15-16頁。



迨今幾世，襲爵爲誰？’李公具以對。仁宗親閱譜，若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且以前襲封秩卑俸薄，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印四品。”<sup>①</sup>《元史·孔思晦傳》中亦有記載。<sup>②</sup>《元史·元明善傳》中載：“延祐二年。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sup>③</sup>此處將孔思晦作五十五世孫有誤。《闕里文獻考·孔彥侔傳》中載：“初大宗世絕，以宗法立嗣，宜以小宗之嫡思晦襲爵，而治與思誠再世以支庶越次紹封，爲族人所不服。思友乃叙述家譜，力言於政府，其後卒黜思誠而封思晦，皆思友之力也。”<sup>④</sup>（元典籍及曲阜碑刻均不見孔思誠襲封衍聖公的記載，孔思誠墓碑碑文也沒有衍聖公爵號<sup>⑤</sup>，可見孔思誠沒有承襲。《闕里文獻考》所記有誤。）在中書省平章政事李孟、禮部尚書元明善等朝中儒臣及孔思友等族人的合力推動下，依照宗法立嗣，孔思晦因“嫡長且賢”襲爵。但是，元仁宗一句“復奚疑”，說明朝中和孔氏族人對孔思晦承襲爵位還是存有爭議的。

孔思晦襲爵的道路可謂艱辛。從宗法制度上講，孔思晦襲爵是由“小宗之嫡”升格爲“大宗子”所致，可謂爵位回歸大宗。時知天命的孔思晦承襲後，深知爵位來之不易，更對多年來族人圍繞爵位的爭鬥心知肚明。如何鞏固爵位，釐正“宗位”，維護宗法制度，避免內鬥甚至出現小宗覬覦得爵的現象再次發生，是孔思晦及其族人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於是，以“竊世爵”“冒聖裔”爲核心內容的“孔末亂孔”的故事便應時應勢而生了。

“孔末亂孔”的故事之所以在五代時期發生，是因爲就襲爵而言，孔仁玉與孔思晦有著極度相似的時代、宗位背景。史料缺乏，不知孔仁玉父孔光嗣、祖孔昭儉、曾祖孔振是出於什麼原因沒有承襲文宣公的。但是，《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記載，孔子四十一代孫孔邈承襲文宣公一事應毫無疑問。因爲孔氏譜志載人不載襲封事，《闕里文獻考·世系考》也不提孔邈襲爵文宣公事，所以孔邈其人其事鮮爲人知。從孔氏家譜記載看，孔邈系出西漢孔霸，襲封褒成君孔福次子之後，曾祖孔戮，祖孔溫質，父孔織。對於唐代所封爵而言，其應爲“小宗”偏

① 危素：《故襲封衍聖公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孔公神道碑》，載《闕里志》（萬曆本）卷二四《神道碑》，第17-21頁。

② 宋濂等：《元史》卷一八〇《孔思晦傳》，第4167頁。

③ 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傳》，第4172頁。

④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九四《子孫著聞考第十五之二十二孔彥侔傳》。

⑤ 《孔思誠墓碑》，載駱承烈編《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濟南：齊魯書社，第342頁。

支，而非唐初襲封孔德倫後裔。唐長興三年（932年）孔仁玉封爵後，才使爵位回歸“大宗”正支，自後唐至北宋，文宣公爵位沒有離開孔仁玉一系。歷史上，如果孔氏宗子無嗣，選擇繼嗣人選的標準，就受到與宗子血緣關係親疏遠近、學識、品行和官職以及當朝者用人取向等諸多因素影響，同時宗統決定於君主，爵位封授的最終決定權在朝廷。在爭奪爵位的孔氏族人中，既有“大宗”“小宗”，又有“外院”“內院”，其中不乏冒充聖人後，以偽充真，甚至出現為爭奪爵位而爭訟的情況。

北宋時，四十三世孫孔仁玉的後裔分為五位，因孔宗願襲封衍聖公，稱為“襲封位”。從曲阜孔氏世系圖襲封位世系（孔子第四十六世孫至五十四孫）<sup>①</sup>可見，到了孔子五十四世孫“思”字輩，闕里孔氏族人中只有孔若愚的後人孔思晦是“大宗”。誠如陳鎬所說：“自端操至湏凡六世，北襲封嗣絕，於是推端立（若愚）之後焉。”<sup>②</sup>所以如果要釐正“宗位”、匡正“襲封位”就要追溯到孔仁玉。五代之時戰亂不已，孔氏族人流離失所，雖然孔仁玉高祖孔振失爵，但是自孔仁玉復爵後爵位一直沒有偏離嫡宗却是事實。孔宗願之後的金元時期，南北宗並立，並且發生爵位一度中斷多年的現象，但南宗傳至孔洙，北宗傳至孔湏，爵位皆未失傳。其間，多次發生孔氏族人爭奪爵位的激烈鬥爭，甚至出現了孔治“世以支庶越次紹封”的情況。後經族人和朝中儒臣干預，“以次相推，最為宗長”的孔思晦襲爵。孔思晦襲封與孔仁玉襲封的背景和情景極具相似之處：作為正支的孔仁玉之父孔光嗣並沒有襲封文宣公，而是由旁支的孔邈襲封；孔湏罷爵後，爵位空置四十餘年，身處大宗的孔浣沒有襲封，而是由小宗的孔治襲封。歷史輪回，頗有些歷史重演的意味。

趙文坦先生認為，孔思晦與族人編撰“孔末亂孔”的故事，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嚴內孔外孔之防，剝奪外孔豁免賦稅、免除徭役的權利”。目的是“以別親疏，以辨真偽，使孔仁玉後裔以外的孔族人不得逃避庸調，從而保障封建政府的賦稅收入和徭役驅使”<sup>③</sup>。其實賦稅、徭役利於朝廷，與孔府基本無涉，即使孔思晦們為朝廷所想，剝奪外孔免賦稅、除徭役的權利，也不足以傾力編撰此故事。辨明孔氏族裔，嚴內孔外孔之別，避免外院覬覦徭役，這些只是故事的表象

① 孔德成：《孔子世家譜》卷首，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0。

② 陳鎬：《闕里志》（嘉靖本）卷二《世家·歷代宗子封爵》，第46頁。

③ 趙文坦：《文宣公孔仁玉中興本事考》，第132頁。

而已。

孔思晦“會族人，稽典故”編撰“孔末亂孔”的故事，其根本原因是面對“大宗”與“小宗”、“外院”與“內院”襲爵爭鬥不止的現實，為強調“襲封位”正源，鞏固“大宗”地位，加強族人管理所採取的應對之策。故事編撰的最終目的是鞏固爵位、釐正“宗位”、維護宗法制度。

### 三、“孔末亂孔”故事在孔氏家族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孔思晦襲爵的十八年間（延祐三年至元統元年），曲阜縣尹一直由旁支的孔元用之後孔治之弟孔濟、孔濟之子孔思凱先後擔任。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年），孔思晦卒，但是其子孔克堅沒有按照大宗襲爵制度襲封衍聖公，時任曲阜縣尹的孔治之孫、孔思誠之子孔克欽權主祀事。從此角度看，儘管孔思晦與族人編撰“孔末亂孔”故事、刻譜於石，以圖強化并穩固“襲封位”的“大宗”地位，但是從元天曆二年（1329年）故事產生，到元統元年孔思晦去世，其間不過五年，故事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短時間內還沒有顯現出來。後至元六年（1340年）十一月，孔克堅襲封衍聖公。<sup>①</sup>孔克堅之後爵位一直沒有偏離“宗位”，“以支庶越次紹封”的歷史也沒有重演。從孔克堅起，朝廷最終確定形成了“世封其大宗為衍聖公，以奉祀事；世任其小宗為曲阜尹，以治其地”<sup>②</sup>的制度。

仁宗帝親閱譜牒定襲封，使孔思晦及族人深知譜牒之重要，所以其編撰故事的同時，“參究考《廣記》諸書”刊刻宗譜於石，才有後來的“別以二十派，繼又分為五十七戶再增而為六十戶”<sup>③</sup>。闕里五十三世孫分二十派，以思晦之父孔浣為第一派；明初細分六十戶，以孔思晦之孫孔希學為第一戶“大宗戶”，實現了“朔源流，慎派別”使“孔氏族裔益明”的目的。

“孔末亂孔”的故事，在孔思晦去世之後並沒有停止續編和流傳，元明清典籍、碑刻中記載的故事內容和情節不斷豐富完善，相繼出現如仁玉外祖的姓氏、

① 宋濂等：《元史》卷四〇《順帝三》，第859頁。

② 周伯琦：《釋奠先聖廟碑記》，載《闕里志》（萬曆本）卷一八，第78-81頁。

③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卷三〇《宗譜考第十譜系源流》。

鄉里、孔光嗣被害之年，以及孔末結局由“罷末”到“抵罪”“誅末”，等等，主要體現在張敏的《孔氏報本酬恩之記》、程敏政的《聖裔考》、陳鎬的《闕里志》、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孔繼汾的《闕里文獻考》等著述或碑記中。故事一方面揭示了孔氏家族內部長期以來存在的官民、貴賤、親疏等方面的對立與矛盾，甚至出現了地位低下的灑掃戶後裔都可以犯上作亂、凌辱摧殘孔氏嫡裔的事情，所謂“不早辨，則真偽久益不可明”<sup>①</sup>；另一方面也迎合了當時聖公府打擊“外孔氏”子孫“假托世胄，覬覦徭役”的實際需要，所謂“是亂，吾宗今不明，後世莫知矣。乃力斥其非，絕不與通”<sup>②</sup>。故事背後影射的是族人襲爵爭鬥的歷史現實，甚至“以支庶越次紹封”有悖宗法所帶來的混亂。

孔氏族人樂此不疲地對“孔末亂孔”故事予以續編，故事內容與情節不斷豐富，影響不斷擴大，使世人尤其族人“不敢懷疑其真實性”，故而影響深遠。故事的編撰和流傳，對於釐正“宗位”、維護宗法制度，團結族人、避免襲爵爭鬥，統一族人思想、加強宗族管理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編輯：陳 霞)

① 危素：《故襲封衍聖公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孔公神道碑》，載《闕里志》（萬曆本）卷二四《神道碑》，第19頁。

② 胡儼：《故承事郎曲阜知縣孔公墓表》，載《頤庵文選》卷上，《四庫全書》本，第102頁。

- 孟 坡 山東曲阜人。孔子研究院副研究館員。
- 陳以鳳 山東曲阜人。歷史學博士。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
- 孔 麗 山東曲阜人。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 常 檣 山東臨清人。就職於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
- 傅鴻泉 山東曲阜人。曾任原曲阜縣計劃辦公室主任，原曲阜縣人民政府辦公室主任，曲阜市政協辦公室主任、秘書長、副主席。
- 武 寧 山東曲阜人。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